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绣像

海上 華夢



孙家振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海上繁華夢

下

孙家振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上繁华梦 / (清) 孙家振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
美术出版社, 2014.8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5090-8

I. ①海… II. ①孙…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4761号

海上繁华梦

作 者 孙家振
责任编辑 陈 澈 郭建廷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49
字 数 851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5090-8
定 价 69.00元(上 下)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初 集

第 一 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	杜少牧海上游春	〇〇一
第 二 回	长发栈行踪小住	集贤里故友相逢	〇〇六
第 三 回	款嘉宾一品香开筵	奏新声七盏灯演剧	〇一二
第 四 回	升平楼惊逢冶妓	天乐窝引起情魔	〇一九
第 五 回	攀相好弄假成真	遇拆梢将无作有	〇二五
第 六 回	熊聘飞智伏拆梢党	凤鸣岐巧解是非围	〇三一
第 七 回	开豪宴浪子挥金	题妙曲可人如玉	〇三七
第 八 回	看跑马大开眼界	戏拉缰险丧身躯	〇四四
第 九 回	龙华寺广结香火缘	高昌庙盛赛清明会	〇五一
第 十 回	一席绮筵香温玉软	千金孤注蝶舞蛱飞	〇五七
第 十 一 回	谢幼安识破机关	杜少牧脱离陷阱	〇六四
第 十 二 回	指迷津凤鸣岐谏友	接家书谢幼安还乡	〇七一
第 十 三 回	荡子临歧话别难	美人布局迷魂易	〇七八
第 十 四 回	吟碧庐端阳开夜宴	醉红楼消夏订香盟	〇八四
第 十 五 回	牢笼有术莲子依心	来去不由藕丝郎意	〇九二
第 十 六 回	大姐晒台骂大姐	先生妆阁拜先生	〇九九
第 十 七 回	茜纱窗下昨夜谁人	油碧车中深宵底事	一〇五
第 十 八 回	怒残花跳槽客去	争闲气摆酒人来	一一二
第 十 九 回	挹朝爽也是园赏荷	纳晚凉安垲地品茗	一一九
第 二 十 回	广肇山庄建醮	宁波总会碰和	一二六
第二十一回	对对和艳婢伴嗔	双双台郎即豪举	一三四
第二十二回	撒娇痴致真楼照相	订盟约福安居谈心	一四一

第二十三回	巫岫云蜜语甜言	花媚香打情骂俏	一四八
第二十四回	逞豪情点戏一百出	杀水气摆酒十六台	一五五
第二十五回	白湘吟去而复来	屠少霞溜之大吉	一六四
第二十六回	阿素遍寻屠少霞	志和初气颜如玉	一七二
第二十七回	筹节费杜少牧觅友	借嫖资贾逢辰作中	一八〇
第二十八回	现开消挖肉医疮	假缠绵推心置腹	一八七
第二十九回	杜少甫泛舟寻弟	李子靖下榻留宾	一九四
第三十回	田舍翁初次入花丛	痴公子一心迷绮障	二〇〇

二 集

第一回	定归期谢幼安劝友	得头彩杜少牧央媒	二〇九
第二回	送节盘厚犒俏娘姨	吃司菜急伤骚大姐	二一五
第三回	赏中秋回灯开宴	饮长夜击鼓催花	二二一
第四回	打房间替抱不平	还局账拆开好事	二二八
第五回	庆通商盛举洋龙会	惊奇遇误走野鸡窠	二三五
第六回	计万全设计寻仇	钱守愚破钱免祸	二四一
第七回	娶名妓僦居观盛里	贺新郎大宴聚丰园	二四九
第八回	羡慕福又动痴情	感旧盟复修前好	二五五
第九回	露命书有心笼络	滞归装无术挽回	二六一
第十回	姚景桓大闹东尚仁	温生甫被围南兆贵	二六九
第十一回	解重围邓子通责妓	施毒计贾逢辰陷人	二七六
第十二回	攀冶叶险中狡谋	赏菊花独夸豪举	二八三
第十三回	双富堂夏时行出丑	百福里花小桃打胎	二九一
第十四回	花小桃死里逃生	屠少霞服中娶妾	二九八
第十五回	小房子阿珍泣别	天香院幼安谈禅	三〇五
第十六回	宴徐园分咏九秋诗	游虹口误打三复宝	三一二
第十七回	胡家桥钱守愚投水	久安里潘少安跳墙	三二〇
第十八回	犯众怒共谋潘少安	发公论二气颜如玉	三二八
第十九回	新马路颜如玉借屋	老旗昌荣锦衣开厅	三三六
第二十回	悲切切玉殒深宵	恨茫茫花飞何处	三四四
第二十一回	游冶之因忿感疾	谢幼安刻意怜香	三五—
第二十二回	托终身沥胆披肝	呕锦心猜谜作对	三五八
第二十三回	吃年饭纵谈花事	开果盘各显神通	三六七
第二十四回	丝清竹脆小玉称觞	花好月圆天香下嫁	三七五

第二十五回	开盛筵醺资贺喜	定花榜走笔题春	三八三
第二十六回	两洋枪结果冤家	一场火烧光恶棍	三九三
第二十七回	游冶之迷楼染毒疾	郑志和深巷唱吴歌	四〇三
第二十八回	负心妓如是下场	贪欢汉这般结局	四一〇
第二十九回	谢幼安当筵解梦	杜少牧孽海回头	四一七
第三十回	挥慧剑不作狎邪游	著奇文归结繁华梦	四二二

后 集

第 一 回	巫楚云入门悔嫁	潘小莲落院卖娼	四三三
第 二 回	探消息有意辱残花	觅枝栖无心逢冶叶	四四二
第 三 回	女总会楚云寻阿素	花烟间如玉访蓉仙	四五二
第 四 回	打野鸡出卖杨梅	叉麻雀何来竹笋	四六〇
第 五 回	因羞愤投师习赌	借事端殴客拆梢	四六七
第 六 回	周策六曲院寻妻	平戟三胥台访友	四七四
第 七 回	求代死淑姬烈志	赋悼亡名士伤心	四八三
第 八 回	平戟三慰友劝游	杜少牧别兄访学	四九〇
第 九 回	贾维新飞扬跋扈	甄敏士道学风流	四九五
第 十 回	斗繁华药业赛灯	轧热闹梨园串戏	五〇四
第十一回	柳纤纤邀吃留头酒	花好好误垫下脚钱	五一二
第十二回	打讨人恶鸨狠心	觅空子赌龟毒眼	五一九
第十三回	骗开矿天花乱坠	约游园焰火通明	五二八
第十四回	大资本一块金砖	小输赢两张汇票	五三五
第十五回	金子富一败涂地	周策六满载还乡	五四二
第十六回	麦南出手办赌徒	富罗迎头打大姐	五五二
第十七回	许行云耐心服礼	夏尔梅受气发标	五五九
第十八回	忿跳槽夏尔梅卖老	怒翻台金子多作威	五六六
第十九回	杜少牧苦劝夏尔梅	花笑桃痛骂周策六	五七二
第二十回	落帐房笑桃受逼	借干铺少牧担惊	五七九
第二十一回	半夕话唤醒柳纤纤	一场和跌倒花好好	五八八
第二十二回	许行云央媒说嫁	钱少愚瞒母冶游	五九五
第二十三回	夏尔梅做一月老公	金子富借三分重债	六〇三
第二十四回	卖田产弟兄反目	施家教母子成仇	六一〇
第二十五回	牙疼咒少愚受魔	心虚病阿珍打鬼	六一七
第二十六回	空捣鬼返魂无术	畏见娘落魄有由	六二五

第二十七回	全骨肉谢幼安执言	看戏文屠少霞感旧	六三三
第二十八回	坐花楼淫姬吊膀	开菊榜伶隐标名	六四一
第二十九回	妓嫖妓摆酒闹奇闻	强遇强游园约麀斗	六四九
第三十回	救吞烟手忙脚乱	鬻吃酒眼笑眉开	六五七
第三十一回	谢幼安托讽蛀虫	金子富狂斗蟋蟀	六六三
第三十二回	十台酒主人多似客	双下脚冬至大如年	六七一
第三十三回	颜如玉议捆柳纤纤	夏尔梅思娶花好好	六七八
第三十四回	柳纤纤求救济良所	花好好受辱迎春坊	六八六
第三十五回	恶鸨二打花好好	赌龟三卖叶蓁蓁	六九三
第三十六回	周策六两案并发	夏尔梅一病深缠	七〇一
第三十七回	平戟三治疾发箴言	夏尔梅临终授遗嘱	七〇八
第三十八回	一封书雏姬脱籍	三尺法恶鸨游街	七一四
第三十九回	颜如玉九曲桥发疯	巫楚云百花里绝命	七二二
第四十回	百回书总结繁华梦	一本戏演出过来人	七三〇

(二集) 第二十一回
游冶之因忿感疾 谢幼安刻意怜香

话说郑志和与游冶之，因公馆里新来娘姨并厨子阿大寻到新清和坊，报称媚香、艳香开了洋箱，取去洋钱、钞票，出外看戏，一去不归，急忙回至公馆，上楼细细察看。

冶之见自己房中不但洋箱里空空如也，衣箱上的铜锁也是虚锁着的，里面未知怎样。那衣橱上锁多没有，拉开橱门一看，橱里的那只首饰箱翻转放着，箱中首饰全无。一只在生意上用的金豆蔻匣子，本是冶之打与他的，后来嫁了冶之，没有到银楼里贴换别的东西，如今也不见了。银水烟袋上的金练条、翡翠件头更不必说。最要紧的是橱抽斗内有张艳香的婚书与一个八字帖子，也没有了，可见得是有意卷逃无疑。冶之怎得不气？叫得一声“阿呀”，顿时晕了过去。

新来娘姨见了大惊，高喊：“大少爷，你什么样儿？”厨子阿大与车夫等听得叫唤，奔上楼来。志和本在隔房检点东西，也因不见了媚香的八字、婚书，心中焦躁。忽听新来娘姨大声叫喊，不知为了何事，慌忙奔将过来。但见冶之晕倒在地，新来娘姨等急做一团。志和想，好端端的人，怎会发晕？谅是气闭咽喉所致，忙叫车夫等搀他起来，扶在床上坐下。新来娘姨认做发痧，要车夫去敲药店门，买通关散。志和说：“这不是痧，乃是气闭。幸亏前天媚香这忘恩负义的恶妇发甚肝气，叫我买了一块沉香，锉了些香末下来，装在鸦片烟里头吸。这块香现在还有许多，可到厨房里拿些开水，磨碗香汁，冲给他吃。谅来无事，休要着慌。”车夫问香在那里，志和道：“在衣橱抽斗内，即刻还看见过他，没被恶妇带去，待我取来。”说毕，急至自己房中取香，给与车夫，磨了半小酒杯浓汁，用开水冲做半茶杯儿，撬开牙关灌将下去。稍停，只听得腹中微响，冶之长叹一声，果然回过气来。新来娘姨等方得放下了心。

志和问他怎的这样，冶之有气无力的道：“休要提起，你我大家多是一般，说他怎的。”志和道：“你休这样着恼，且把心儿略定一定，查查究竟失去多少东西，明天好报巡捕房去。将来捉得到人也未可知。”冶之又叹口气，道：“值钱的多被他卷了去了，还要查看什么？”志和道：“洋箱里、首饰箱里一些没剩，我那边也是一样，不必说了。不知衣箱里的衣服怎样，

瞧过没有？”冶之道：“没有瞧过。”志和道：“你瞧不动，我来先与你瞧，再瞧我自己的，可好？”冶之道：“替我先瞧，狠好。”志和遂唤车夫把衣箱一口口扛下地来。开箱一看，不但艳香四季衣衫好些的一件俱无，连冶之几件值钱衣服也多一卷而光。又到自己房子里细看时，真个毫无二。箱子里只只都空，并连帐子上的银帐钩，绣柜抽斗里的四只银酒杯、四双银筷，一个小银茶壶一齐没了。志和呆呆的向榻床上一坐，要想开盏烟灯吸烟解闷，又见烟盘里两只银鸦片烟匣子、一支银镶甘蔗老枪也不见了，只留两只牛筋烟匣、一支毛竹枪在那里，心中更诧异道：“这种东西也多拿去，走得从容不迫！谅来断不是今天一天的事，早已存下此心。”又想东西多了，两个人怎能拿得尽他？内中必定还有个通连的人。难道与新来娘姨同做此事？但他来得不多数日，不见得就会这样，莫要错疑好人。

细细思想一回，想到七天前歇去一个大姐，那是媚香、艳香在荟芳里带过来的。此人名唤小巧，为人奸诈多端，本与媚香、艳香狠是合式，每天替二人梳头。那天媚香忽因他梳得不好，说了几句，小巧不服，还起口来。艳香帮着媚香说他，小巧又与艳香寻事。就此这么一闹，二人定要歇他生意，当夜算明工帐，立刻动身。出门口的时节，见他大包小裹，足足装了一小车子。当时虽曾照例叫主人家将包查看，并没看过这些衣服等物。大约一定在这个时候运去，落了他们圈套。如今要查二人下落，须查小巧，但不知他住在那里，明天好去投报捕房。遂唤自己的车夫进房，问他可知小巧住处，车夫道：“小巧的小房子，从前借在中巷弄内，此刻不知搬了没有。”志和道：“你去过么？”车夫道：“曾替奶奶拉车去过一次。”志和道：“他去做甚？里面共有多少房子？游家奶奶一同去么？”车夫道：“游家奶奶也同去的。里面房子虽只一上一下，收拾得却甚精致。”志和道：“可见里头有什么人？”车夫欲言不语。

志和道：“你只管说，不干你事。”车夫道：“有两个年纪狠轻的人，仿佛是京班里戏子，住在楼上。”志和道：“那天奶奶可曾上楼？”车夫道：“这却我在门外，没有清楚。”志和道：“平日我与游大少爷不在家中，可有别的男人进出？”车夫道：“二位少爷出去，我们也拉着车子同出去了。有没有男人进出，须问阿大便知。”志和听他说得不错，令他又叫阿大进来盘问。阿大说：“平常并没别的男人，今天却有两个唱戏模样的人在弄堂里走过几遍。我出去买夜饭菜时，他们两个人站到弄口去了。后来我买了回来，他们还在弄口站着。”志和道：“那二人的面貌你可记得？像是那一家戏园里的？”阿大道：“面貌尚还记得，像在那一家戏园子里，我与那班戏子向来多不认识，并且平日不甚看戏，说不定他。”志和又回头问车夫道：“奶奶往常喜欢看戏，我晓得的，那一家戏馆去得最多，我却不在心

上。你谅能记得出来？”车夫道：“天福里头多些。”志和听罢，沉吟不语，分付车夫与阿大多到冶之房里去陪伴冶之。自己睡在榻上，吸了三四筒烟，细想此事须找逢辰商量。他洋场上人头最熟，必得托他找几个人四下缉访，并到巡捕房去报他一报。此外没有别的法儿。

想定主意，放下烟枪，细细开了一张失单。乃是：绞丝金镯一副、天圆地方金镯一副、铜钱式金镯一副、金豆蔻匣一只、打簧金表一只、金图书戒指两只、金钢钻戒指两只、外国金嵌宝戒指二只、金押发一支、金荷花瓣簪五支、珠花一对、珠凤一支、珠扎心一个、珠圈一对、金锁片圈一对、金挖耳一支、金练条二条、翡翠茉莉簪五支、翡翠押发一支、翡翠挖耳一支、翡翠兜蝠一对、珍珠三十六粒、精圆帽珠一大粒、珠嵌线两条、玳霞帽珍、河水清帽珍各一粒，并银茶壶、银水烟袋、银帐钩、银烟匣、银镶甘蔗烟枪等各银器；又英洋一百五十元、钞票洋七百元、婚书一张、八字帖一个、借票洋二百五十元，乃贾逢辰向志和借的；又金矿股分单银二千两，此单系经营之经手，那矿没有开成，这银子已撩在水里的了。媚香不知，也把他卷了出去。其余衣服是：皮、棉、单、夹女衣三十五件、男衣十六件，内中有草上霜干尖马褂各一件，价值甚巨。凡是志和在扬州家里带出来的银钱衣物，算是罄其所有，多被媚香一网打尽。

开好单子，走至冶之房中，问他身体此刻可好？冶之坐在床上，哼声不绝的答道：“胸腕间痛不可当，像是犯了肝气病儿。”志和问他可要吸烟，冶之道：“吸筒最好。”志和遂把那块沉香锉些细末，掺在鸦片烟中，替冶之装了两筒。冶之吸了一筒，气喘，一定不要吸了。志和拿过烟具，取笔砚来，坐在床前，问明所失银洋物件，细细的也替他开了一张失单。金银珠翠、衣服一切，虽有参差，却与自己所失不相上下。洋钱是一百二十块，钞票只有四百十元，金矿股分单是一千五百两；贾逢辰也有一张借契，只一百元。写好之后，把他与自己的失单折在一处，对冶之道。“人虽逃走，幸喜尚有踪迹可寻。”并把明天拟请逢辰到来，派人查访，一面投报捕房的话说知。冶之回称，任凭怎样办法，必须寻到这两个恶妇，并访出诱逃之人，方出得心头这口闷气。志和又向冶之勉强劝慰一回，叫他的车夫今夜在房伏伺，余人各去安睡。自己冷清清回至房中，和衣而卧。偏是天公作对，这时候又下起一阵雨来。点点滴滴的，听得人甚是凄凉。志和在床上边覆去翻来，怎睡得着？冶之身带重病，更不必说。

好容易挨到天明。阿大上楼，动问志和买甚饭菜。志和一夜没有睡得，扒起身来，回说：“随便买些。快去快来，恐防有事差你。”阿大要火食钱，志和身边一摸，尚有两块洋钱，交他拿去。暗想：“这两块钱，至多只够两日用度，以后手无寸铁，却待怎样？”心中好不昏闷异常。车夫在楼

下，听主人起身，跑上楼来，说今天巡捕房里捐车照了，要拿三块洋钱捐钱。志和因已身无半文，说：“今天我不出去了，明天捐罢。”车夫答应要走，志和唤住他道：“你快去寻贾逢辰贾大少爷到来，有话商议。”车夫道：“贾大少爷住在那里？”志和道：“不是在虹口么？”车夫道：“虹口地方很大，知他是那一条街？”志和踌躇道：“这却他从未说过，不知为了何故。这么样罢，你到尚仁里花小兰那边去看罢，倘在那里最好，不在，你可问跟小兰的阿素，晓得住处。”车夫答应自去。志和又唤冶之的车夫，拿张名片请平戟三到公馆看病。

分派已毕，阿大回来说，买了四百多钱的肉、二百多钱的鱼、一百多钱青菜、豆腐，只余一块钱了，齐巧没有豆油，买了七斤多豆油，两块钱多已用完，今天尚要买柴，必须再拿两三块钱。志和道：“昨天我看煤炭店里有张发票，叫了两块洋钱松柴，什么又要买柴？”阿大笑道：“松柴是要用稻柴引火的。没有稻柴，怎样烧得着他？今天买的乃是稻柴。”志和烦闷道：

“既有松柴，那有烧不来的道理？明天买罢，噜嗦怎的！”阿大尚要说时，志和踱到冶之房里去了。阿大暗想：看来今天东家拿不出钱，真是没法。只好做火油不着，停刻烧火时，浇些油在柴上，暂且过了一天再说。

志和踱至冶之房中，看看他的病势，见他只呼胸口疼痛，几乎口多怕开，心中好不焦躁。在床前坐了片时，只见车夫来说，贾逢辰昨夜果然住在花小兰家，已请到了，现在楼下。志和急令请他上来，把媚香、艳香卷逃，要他弄几个人四下侦访，并到巡捕房投递失单请缉的话告知。逢辰满口歉歉了一回，说：“要人打听此事，这有何难？不过是非钱不行。须得先给他们几块零钱，并允将来寻到以后怎样重谢，方肯赤心办事。巡捕房里是不要钱的，我替你去报是了。”志和道：“先要多少洋钱？”逢辰道：“有了二十块钱，可以赶紧多找几个人来。”志和道：“实不相瞒，现钱多被这两个恶妇卷光的了，一时拿不出来。你我原是好友，替我暂垫一垫可好？”逢辰道：“论理，我还借着你二人的钱，如今府上出了意外之事，莫说是垫，应该每人先还几十，表表我贾逢辰心迹。怎奈连日在康伯度总会里头，叉了五场五十块底麻雀，一连输了一百五十多块洋钱，这几天也分文没有在身，真个惭愧！”志和道：“这便怎样？”逢辰道：“我们是要好朋友，你的事就如我的一般，那有不替设法之理？不过，好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却效力不来。”志和沉吟半晌，道：“没有现钱，假如有件东西，你能替我弄得钱么？”逢辰道：“只要是值钱的，无论跑到天边，总替你弄到钱来。”志和遂在臂上除下一只汉玉镯子，又在手指上除下一只外国金镶鱼胆青宝石爪戒，问逢辰：“可能弄他一百块钱？”逢辰道：“一百块恐弄不到，七八十块是稳稳的。但你要这许多何用？”志和道：“这两件东西，记得多是你替

我买下来的。汉玉镯子是一百二十块钱，爪戒是五十块，怎么如今一百块钱多弄不到？”逢辰道：“俗语说得好：‘千钱买一中’，当初你买这两件东西，乃是中意买下来的，自然值钱。如今硬要让给人家，难怪三钱不值两了。”志和叹口气道：“多少由你，快去弄罢。只要今天拿得到钱，我这里等用得狠。”逢辰道：“倘能弄到一百最妙，即使不到，限我一个钟头，一定取七八十块钱来。待我拿了东西马上就去。”志和道：“不送你了，快去快来。”冶之在床上，听志和与逢辰说话，又见拿镯子、戒指与他，心中好不纳闷，只因自己也手内无钱，莫可如何。

逢辰才去之后，车夫又报戟三来了。志和大喜，亲自下楼，邀请至房。说明病原，子细诊过了脉，戟三说：“此病乃由肝经而起，牵连胃气，防成反胃之症，茶水不能下咽。狠要当心。”当下拟了一张药方，叮嘱先吃一帖，明日覆诊。志和知道戟三尚未午膳，留他便饭，顺便求他出封书信到有司衙门，访查媚香、艳香并诱逃之人下落。戟三自到上海，从无片纸入过公门。此事因媚香、艳香太狠心了，况且近来上海嫁人的妓女，动不动就是卷逃，他们有句口号，叫做“涩浴”，这风气真是可恶，地方官倘能严办几个也是好事，故叫志和、冶之具稟帖，自己附封书信，送到当官，请他严拿究办。志和不胜感激，遂起了一张稟底，给与戟三看过。戟三叫他誊出三张，乃是县里一张，英、法两公堂两张。志和写好，戟三藏在衣袋之中，端整回公馆后，写信分头送去。这倒狠是得力的事。后来媚香、艳香不敢公然复出为娼，免得志和、冶之眼见二人重抱琵琶，又羞又恼。二人怕的乃是当官有过了案。那是后话慢题。

且说贾逢辰拿了志和的玉镯、爪戒，足足卖了一百三十块钱，只说卖得八十，兴匆匆奔至公馆，见志和正与戟三吃饭，他也坐下去。吃过了饭，将钱交与志和，说是跑了数家，只有这点数目，再多没人要了。虽然效力不周，尚亏当场带得钱来，足敷急用。志和道：“到底只有八十块么？”逢辰道：“这是一时三刻的事，又是掙卖与人，你不免明吃亏些。若能稍缓几天，觅到个心爱之人，说不定还可比你买进来的原价贵些。须知你买这两件东西，本来没有受亏。如今受亏在出于急用。”志和听他说得尚是有理，将钱收下，提出二十块来交给他，赶紧找人寻缉。余下的六十块，藏在身边，预备零用。

谁知这日巧巧又是月底，房租到期，连着那些零碎店帐，付到晚上，已没有了。明天只有再把别的东西设法变卖。逢辰这一次，尚要在他二人身上发些零财，直至水尽山穷方才绝迹不去。这种人，真是杀不可恕！至于交他的二十块钱，志和认做他实心办事，必定当下找几个人，给些烟酒之费，四下察访恶妇踪迹。岂知也装了起来，并没去干。就是巡捕房里，何尝把失单

投报进去？不过是隔了一天，在二人面前掉个枪花，回说已经交进去了，交与那一个人手内，现在暗暗着人缉访，一有下落，便来报知，同去拿人。最怕的是他们已经离了上海，那就没有法儿。二人信以为真，彼此尚是千多万谢。只有中巷弄内小巧家中，他想寻得到时，狠可弄几个钱。故此当日在观盛里出来，与志和的包车夫去了一次。那知人已搬去，踏了个空。动问邻居几时搬的，可知搬往那里，邻居说昨日才搬，现住那里，并没知晓。逢辰见找不到他，打发车夫转去回覆二人，说是暂耐几天，且等四下里察访的人回话再说。二人无可奈何，只得听凭逢辰所为。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平戟三在志和公馆里吃了午饭，看冶之服过了药，觉他痛得平服些些，起身告辞。志和问他到那里去，戟三说，幼安请他到萃莠里桂天香家，也是看病。志和道：“看的是谁？”戟三道：“就是天香，他也是肝气病儿，从前看过一次。大凡妇女，十个里头有七八个犯这症候，不要紧的，吃几帖药就没事了。不过心境不好的人，急切不能断根。天香这病，也从心境来的。只要心境一好，其实不必吃药，也不至时时复发。”志和道：“戟翁医道高明，真是令人钦佩。今天既然有事，不敢相留，明天尚望早来，再替冶之覆诊，仍在敝处用饭。”戟三道：“这个自然。明天不必贵价来邀，十点钟准到。就是吃饭，却可不必，免得公馆里这几天乱糟糟的，还要搅扰不安。”志和道：“那是便的，不须客气。”一头讲话，送下楼梯，同出大门，等戟三上了车子方回。戟三分付车夫拉到萃莠里口下车入内。

跟天香的大姐小阿金在天井里瞧见，说：“平大少来得好早，谢大少也只才到，里面坐罢。”戟三道：“谢大少也才来么？”小阿金道：“正是。”里边幼安听小阿金与人说话，在门帘内向外一张，见是戟三，迎出房来，也说：“来得甚早。”天香病容满面，乱头粗服的在床上勉强起身，敬了一遍瓜子。戟三叫他不必要如此，只管安睡，休要劳动。天香回说“不妨”，在幼安身旁坐下，叫小阿金拿梳具来，约略梳了梳头。因见幼安发辫蓬松，有两三天没有梳了，替他解开辫线打辫。幼安恐他吃力不许，天香那里肯听？戟三见二人如此要好，暗想堂子里不料有这样钟情的人，真个难得。少顷，辫已梳好，天香气急汗流，坐立不住，就在榻床上睡将下去。幼安防他冒风，叫他床上去睡。天香说：“平大少诊脉不便。”

戟三觉察，叫小阿金扶他上床。与幼安同至床前，切过了脉，看过舌苔，知是旧病，不过此次发得重些；凉是感了些气郁而起，不晓为着何事。动问幼安，幼安道：“说也可怜。天香这人甚是傲气，本来不配吃这堂子饭儿。他有一户客人，姓金，别号子多，是个洋行里的买办，花钱也甚撒漫。无奈性度狠刚，动不动要与人寻事，并且台面上叫了堂唱，最喜欢鬻相好唱曲，一支不罢，两支不休。有天叫了天香的局，天香因身子不好，要想不

唱。金子多一定不依，一连逼住他唱了三支。天香念他是户好客，勉强依从，泪从肚下。唱完了曲，实因再坐不住，起身走了。

金子多道他去得太快，疑有住夜客人留下。后来翻台到别地方去，天快亮了，又来叫局。天香抱病起来，尚想出去，怎奈起身时冒了些寒，忽又呕吐起来，不得已叫小阿金前去回覆，说先生身体不爽，不能来了。不料金子多吃了些酒，听得天香不来，顿时大怒，将小阿金当场要打要骂，说了天香无数坏话。小阿金回院告知，天香十分郁闷。天明时，金子多又纠了四五个人翻台过来，要与天香生事。后见他房中并没客人，说不出话，只喊快些摆酒。天香睡在床上，说天已明了，院子里大司务等多已回去，我又起不得身，可否明天再摆。金子多说他生什么病，定要拖他起来，动手揭他被头。天香此时怒从心起，向他说了几句，无非叫他体恤人情，并不可动手轻薄的话。

金子多受了没趣，当下向天香发作道：‘叫你的局，吃你的酒，我这里给的是钱，体恤你做妓女的什么！若说轻薄两字，你为甚不去做闺阁千金，却住在堂子里头？几曾见做妓女的建过贞节牌坊？’把天香一场挫辱，几乎呕得人气都回不过来。天香睡在床中嚶嚶啜泣。金子多那里有点怜惜之心，仍呼快摆酒来。幸亏本家见机，晓得这个客人发了脾气，仗着钱多势大，堂子里人得罪不得，急忙唤起厨子，当真摆了台酒，金子多才没有说话。天香却到底没有起身。金子多说他有意慢客，吃完了酒，叫房间里人把局帐抄来，一定要马上开消。房间里人不肯。天香耐到个不能耐了，抵拼着断去这户客人，叫小阿金当真把局帐开出，由着他开消也罢，不开消也罢，此后凭他甚样，决计不做他了。金子多拿到局帐，又把天香奚落一回，方才回去。尚算他争一口气，明天照帐送了一百多块钱来。天香毫不在意，把这钱悉数充了山东賑济，说这种人的钱财，那个要他？却就从这一夜起，受了气恼。想起自己也是绝好出身，只因误堕烟花，以致受尽许多磨折，不知几时才得出头，足足哭了一日一夜，那肝气遂大发起来。戟翁你想，金子多那样的人，令人恼是不恼！天香这样的病，令人可怜不可怜他！”

戟三听罢，微微的叹息一声，道：“世界上的妓女，那个多像天香？世界上狎客的脾气，却一半是金子多一流，只靠着自己有钱有势，竟把妓女不当是人。天香遇了这种恶客，那得不气？那得不病？”天香在床上听了戟三议论，点头答道：“平大少说得不错。狎客花钱嫖妓，有几个把妓女瞧得起的？”戟三戏问道：“谢大少待你如何？”天香道：“大少何尝当我是个妓女？人非草木，焉有不知？但看我此次大病之后，平日间来往客人，除了大少之外，那里还有什么切己的人天天来瞧我一次，疼惜着我？”幼安道：“这话你也莫说。难道除了我谢幼安，爱惜你的竟就没有第二个人？”天香

道：“我桂天香非比别人，从来不打诳语，那是你晓得的。若真有第二个疼我的人，这几天为甚多绝迹不来？”说完了这一句话，顿时呕吐起来。幼安要叫小阿金拿个痰罐与他，小阿金不知那里去了，只得自己把炕榻前的痰罐拿至床前。天香吐出许多痰涎，看小阿金仍没进房，摇摇头道：“自己房里的用人，我有了病，他们毫不在意，那个肯在房中切心伏伺，何况客人？”幼安道：“小阿金才出外去，老娘姨谅到后天并洗衣服了，你莫着恼，保重身体要紧。”并问：“可要喝口热茶，顺顺气儿？”天香回称：“不消。”幼安已在桌上斟了一杯茶来，天香接茶在手，向幼安谢过，呷了一口，将杯放在床前桌上。幼安叫他静睡片时，替他盖好了被，放下帐子，与戟三步至窗口那张八仙桌边坐下。

戟三子细开了一张药方，等小阿金进来，交代与他，分付相帮先购一帖，明日转方。幼安向戟三说声“费心”，并留他再坐谈谈。戟三把治之得病，媚香、艳香卷逃的话一一告知。幼安听了，又代二人生气，又是替二人可怜，说：“上海堂子里的妓女，为甚娶了回去，变心的人甚多？真是贱骨难医！如今志和、冶之怎生得了。”那话被天香在似睡非睡之中听见，坐起身来，要向二人问个明白。有分教：

莫道狂花尽轻薄，须知香草自芳菲。

要知天香问明媚香姊妹卷逃之事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二集)第二十二回
托终身沥胆披肝 呕锦心猜谜作对

话说桂天香卧病在床，听戟三与幼安说起媚香、艳香卷逃之事，他在床上愤愤不平的问道：“媚香、艳香嫁了郑大少、游大少，好好的为甚要逃走起来？”幼安道：“这是他们生成贱骨，与你何干，要你不平做甚？何况目今上海妓女负心的多，岂独媚香姊妹这个样儿？”天香道：“妓女无情，本是一句古话，但想媚香、艳香既然嫁人，便不是妓女了。郑大少与游大少讨娶他们进门的时候，何等抬举，何等热闹，我们多晓得的，说他二人真是有福。后来，住在观盛里内，呼奴使婢，比了人家正室还要自在些儿。并且听得每礼拜必定出来坐回马车，吃回番菜，看回夜戏，那些儿有甚不称心处，如今还要做出此事？他二人还像人么？”

戟三笑道：“本来上海的妓女与别处不同，客人讨了回去，有几个能

安分度日、终身厮守的人？但看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曹梦兰等，那一个不是嫁了三次四次？兰芬已经死了，黛玉等依旧为娼，说来真令人可笑可叹。”天香道：“上海妓女，嫁人复出，习以为常，其病在一个‘淫’字，一个‘侈’字。然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也不见得做妓女的尽是那班人，不过被这班人搅得坏了。有些见识的人，不敢轻易讨娶，就因这个意思，反把那立志从良的妓女，弄得个清浊不分，想来真是可恨。”幼安道：

“妓女立志从良，乃是一桩好事，只要心坚似铁，自古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怎能相混得来？你也太觉烦恼多了。”天香道：“并不是我多甚烦恼。譬如我桂天香，现要嫁人，有人见了媚香、艳香的事，经不得说句前车可鉴，这人还敢讨么？”幼安道：“取信在于平日。若是信得过你的人，知你与媚香、艳香品格不同，那有因咽废食之理。”

天香闻言，始欢喜道：“旁人不去论他，若我天香立志嫁你，你便甚样？”幼安移步近床道：“这话你已说过几次，我也覆过你了。我家中现有正妻，况更儿女成行，如何误你终身大事？”天香道：“你的家事，我还不知道么？就是你的家计，也不过中人之产，你的年纪也三十多了。我如今要立志嫁你，为的待我不薄，将来进得门去，谅可终身有托，决不有什么意外之事，我才拿定下这个意儿。”幼安微笑道：“要娶你的客人不少，也有比我家私大的，也有比我年纪轻、品貌好的，也有嫁了去是个填房，单夫只妻，狠可度日的。你到底为甚多不愿意？”天香道：“此中自然有个缘故，待我细细讲与你听。我不愿嫁家私大的，大凡富贵人家子弟，那性子往往反覆无常。他若欢喜这人，巴不得擎上天去，若是不欢喜了，就看他像眼中钉一般，恨不立时拔去。这种人嫁了他时，将来怎靠得住？若说年轻貌美之人，年轻的，大半举止轻浮，貌美的，每每仗着自己貌好，在妇女面上妄作妄为，到后来造孽日多，那得毫无报应？更不是嫁得的人。至于单夫只妻，嫁作填房，那是再好没有的了。但想我们做妓女的，十个里有几个有福之人？讨妓女回去的客人，十个里有几个没有正室，娶回去做奶奶、太太？自古道‘人心难测’，这人倘然打着谎话，只说家中没有正妻，及至嫁他以后，谁知上海没有，家乡却是有的，弄得个木已成舟，后悔不及。这种事，堂子里不以为奇，听也听得厌了，因此我也不去想这好日。只要拣个有些意思的人，情愿做个偏房，往后决不待亏着我，那就是我桂天香嫁人的宗旨，盘算过一千一万遍了。你与我子细想想，是也不是？”

幼安闻言，笑道：“嫁了个家有正室的人，你要低头伏小。我看你平素为人甚是傲气，这件事为甚又愿意起来？”天香道：“那是俗语说的‘做此官，行此礼’，我桂天香自知命薄，身堕烟花，既然不想做奶奶、太太，做了人家姨奶奶、姨太太，自应低头伏小些些。这是实命不犹所致，何能讲到

‘傲气’两字？”戟三在窗口边，听了天香那番说话，点头暗赞：“好个有见识、有情理的女子！且看幼安怎样回他。”只听得幼安又道：“你情愿低头伏小，譬如当真嫁了我时，与苏州少奶奶怎样称呼？进门时怎样行礼？”天香道：“嫁夫从夫，你叫我什么样儿，自然我多依你。”幼安道：“譬如你叫他一声奶奶，行个全礼，你可愿么？”天香道：“那是分所应当的事。况闻少奶奶甚是贤德，我就与他行个全礼，有甚不愿？”幼安诌他一诌道：“少奶奶虽然贤德，但他是勤俭惯的，平日洗衣、煮饭、扫地、揩台，那件不是自己动手？你能熬得这样苦么？”天香道：“居家本来勤俭第一。少奶奶他肯这样吃苦，何况是我？”幼安道：“倘然二女同居，有什么口角呢？”天香道：“这是做人自做起的，只要我没有得罪着少奶奶，谅他也决不来欺侮于我，虑他甚的？”

幼安听他口里头咬钉嚼铁，一定要嫁自己，心中暗想：这样的人娶回家去，谅不至如媚香、艳香一般，也不像楚云、如玉要嫁少牧，有口无心，不过自己夫妻和好，儿女满前，怎的忽又娶起妾来？这话回至家中，甚觉难于启齿。又想天香满怀指望，怎样使他望了个空？虽说我姓谢的不娶，将来终有娶他之人，但他一片好心，岂不枉用在我的身上？况且年纪已是二十多了，再过数年，徐娘渐老，照着他的性度，一时间又怎能有什么如意郎君？不要把嫁人一事阁了起来，那时眼看他堕溷飘茵，终无了局。我谢幼安自问不是个薄幸之人，怎样忍心到这地步？一霎时，左思右想，满腹为难，呆呆的坐在床前，半晌没有作声。戟三见了，知道二人今日必定尚有一番心腹话儿，坐在旁边不便，起身告辞。天香，幼安尚要留他，戟三推说尚还有事，明日再来转方。叫天香诸事放怀，不可过于烦恼，自然病体速痊。天香唯唯称谢。幼安送戟三至房门口方回。小阿金说赎来的药已煎好了。幼安叫他取来，递与天香吃下，要叫他再睡片时。

天香道：“此刻与你讲了好一回话，觉得心胸里松爽了些，不要睡了。我且问你，方才所说的事到底你心上甚样？”幼安坐在床沿上，低低答道：“你的好意我知道了。我并不是不要娶你，无奈内中有许多难处。”天香道：“有甚难处？无非是家人面前不好开口罢了。我想，少奶奶不是个贤淑的人，此话本来体要提起；若真贤淑万分，做丈夫的娶个偏房，那有不肯应允之理？并且我又并不要你身价银两，难道你还答应不来？”幼安道：“与你相交数月，我还没有问你，究竟你是那里人氏？父母在日作何生理？现在家中尚有何人？在堂子里已几年了？共亏多少债项？”天香道：“说也惭愧，我父姓梁，名明，曾读儒书，行医度日，原籍吴淞人氏，不幸早亡。故随母亲至申。前年，母又逝世，流落无依，没奈何才落在烟花队中，屈指一年多了。如今尚有一个兄弟，手艺为生，人甚诚实。若说债项两字，幸喜还